



中国南方,安吉。碧凤蝶蛹如一粒星,深嵌在竹海无边的暗夜。一阵风过,它晃了晃,将自己紧紧钉在一片食茱萸叶上。破茧成蝶之前,是它最脆弱的时刻,也是最危险的时刻,随时可能葬身天敌的口腹。又一阵雨过,它将体内的液体涌向胸部,挤爆蛹壳,体液在两分钟内顺着翅脉注入了翅膀。它的复眼紧盯着重它最近的竹茎,拖着湿漉漉的身体艰难地攀爬上去,等待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予它展翅飞翔的能量。

竹海不远处,是安吉鲁家村,此时此刻,一个叫朱仁斌的中年男人,刚刚结束与“田园鲁家”一位投资商的谈判,伸手关掉了村委会大楼最后一盏灯。六年前,他也如蝶蛹般步履维艰,在无数个暗夜里,等待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

鲁家村,在浙北大地上显得过于平凡,甚至低于平凡。山不高,树不多,水不清,有名的穷,有名的脏乱差,最有名的是村口有个看守所,全县卫生排名曾倒数第一。村里全是黄泥路,毛竹从山上运下来,车子倒个车掉个头都难。像中国大地上无数古老的村庄,蜜饯般滋味复杂,酸甜的记忆里,弥漫着枯败的气息。

自小习武的朱仁斌,身材高大,做了多年建材生意,人脉广、肯做事,在老村支部书记的劝说下,勉为其难地答应回来接他的班。新官上任的朱仁斌去城里理发,理发店的老伙计是个同村的残疾人,说,阿斌啊,我都不好意思讲自己是鲁家村人,你把村子搞搞好,我在外面理发也有劲啊。

朱仁斌像被抽了耳光一样,脸上热辣辣地疼。别的先不说,把村子弄干净再说。说干就干。拆简易厕所,拆破烂草屋,买垃圾桶,雇保洁员,选妇女队长监督,挖污水管道。天天开车转悠,副驾驶室上放着宣传册,后备箱里放着扫帚和簸箕。慢慢的,村民只要看到被风吹到路上的垃圾就会弯腰拾起来。外来的泥水匠乱堆砂石,村民们一步不让直到对方把砂石清走。三年后,奇迹发生,鲁家村的卫生从全县倒数第一排到了全县第一。

长春解放纪念碑的下面有片广场,大理石铺就的。四面是多层的台阶和缓坡道,茂密的树冠围簇过来,带出森林味道的风。

他们集中在这个高高的突显位置,有时三三两两,有时归成一大群,进行有秩序、有节奏的交流。

任何团队都需有带头的,这一大群中也有一个。一米八零的个头,腰杆粗壮,烫着短发,很有气势。这样的块头,在哪里都会有气势,除了俄罗斯的农庄,毛利人的丛林。当然这里既不是农庄,也不是丛林,而是中国东北的一个公园。

大块头当然是女的,男的就谈不上稀奇了。东北的街面上,这样的块头可随意挑。对于大块头,那些人似乎听她的,又似乎随时不听她的。为了增加阵势,她的身边站了两个男闺蜜,陪着她一起招呼。

大块头斜挎着小包,这就不像领头的,而像是张罗事儿的。只是事儿张罗起来不太容易,大块头不用哨子,不用喊,而是需要用手——纪念碑下的别处,广场上稍远一些的,有的人正自由散漫,目下的任务是,得用手把这些人召集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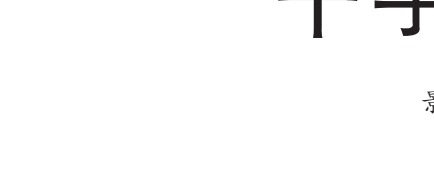
参加聚集或者聚会的,总得有七八十人吧。着深色衣服的多,鲜艳衣服的少,中年或中老年的多,真正老年的少。真正老



大年初一,朱仁斌正在值班,亲戚打电话来说,怎么原来的破烂屋都没了,找不到进村的路口了,这么干净的一个村子,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朱仁斌放下电话,就去小店买了挂鞭炮放起来。没想到,村民们也三三两两去小店买了鞭炮跑到村委会门口放。烟雾弥漫中,朱仁斌听不清村民们在说什么笑什么,但他感到自己的眼角突然湿了。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了竹林。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长得最高最快,谁就能享受充足的阳光,竹子是,碧凤蝶也是。蛹壳内六个月漫长的等待后,它循着太阳落在竹叶上的光斑,奋力爬行到最合适的位置,使阳光最大限度地照射到整个翅膀,在一两个小时内把翅膀晾干,并从阳光中聚集飞行的能量。

如蝴蝶翅膀般聚集能量,是朱仁斌和他的伙伴们让鲁家村羽化成蝶的最大奥秘。鲁家村太穷了,无好山无好水无古迹无产业,什么资源都没有,六百多户人家,两千多人,县里集体收入少的村也有五十万元,鲁家村只有不到两万元,还有一个一百五十万元的债。朱仁斌一心想把村子变成美丽乡村,让村里人过上好日子,不自卑,不羡慕别村人,就要修路、修河道、建幼儿园、造风景,哪里都需要钱,怎么办?自己垫钱,自己担保,拍卖空置房,给外地的鲁家村乡贤们打电话求助……一个个苦思冥想出来的点子一个个变成现实,尤其是他花了大价钱做的美轮美奂的鲁家村未来PPT,立即吸引了众多乡贤慷慨投资。但他深知,他走的都是“险棋”,哪一步走错都将万劫不复,好在一直有政府扶持把关。后来,加上土地流转,政府奖励等等,村民服务楼、村幼儿园、老年活动中心、篮球场陆续落成,还挖了湖,建了绿道,种了花草,造了铁轨,引来了观光小火车和一个个投资者。又穷又脏的鲁家村短短几年后,变成了全国创建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。“花了一千七百万多元,村委会没有欠下一分钱。”朱仁斌说。



年的都在家里待着了,跟着挤挤公交车,都会有人叫嚷:错过早高峰行不!开始时他们还由着自己,逛公园,进早市,后来就不了。跟年轻的争个什么意思,年轻人里头有儿女哩,得让着些,往回缩。

既然提到公园,还是顺便介绍一下吧。当年日本人侵略的时候,强行归并了四个村子,驱赶劳工开河,形成这片湖。打算建伪都呢,只是第十四年上就被撵回国了。

树少部分是那时栽的,大部分是后来栽的。黑松枝叶墨绿,气势汹汹,因此树下草叶稀疏茎细,仿佛无须的下巴。桦树枝干白白,越是雪天越俊俏美丽。又想起长白山美人松,她们披着长发,穿着军裙,仪态万方向群山示意,让你的心间覆上一层细腻的小手。只是这样的松在长白山下

庄稼,我就往地上一躺,看着羊羔吃奶,母羊反刍,我呢,则效仿羊的样子,去尝一尝草根。

羊吃草,在我看来,简直是一件艺术。用舌头把草搅到嘴里,嚓嚓而食,羊毛洁白似雪,羊的嘴唇粉红似桃,青草如翡翠一样耐看,整幅画面简直太有感觉了。

草木的根深深扎进土地,通过叶面来进行光合作用,它是最能吸纳天地灵气的。所以,维生素多蕴含在很多青菜当中,牛羊通过青草来摄取营养,我们再通过牛羊的肉来摄取营养,然后,牛羊和人的粪便又可作为肥料给青草带去营养。这个循环看起来有些吊诡,实际上,又是多么巧妙的一个轮回。

青草,在这样的一个轮回中,无疑扮演了“双面人生”。成全人畜,又替人畜打扫垃圾,还这个世界天蓝水碧,它们的一生近乎伟大。

我有一位诗人朋友,他有种奇怪的感觉,每次在城市居住久了,吃得大鱼大肉,诗性会逐渐泯灭,会写不出东西,这个时候,他都会到山区的寺院里,找一处周遭长满茂密树木的禅房来住,日日食蔬,这样,

时光蝶影

苏沧桑

“你的白发可多多了。”朱仁斌的妻子在心里说。

三

在阳光的蒸腾下,碧凤蝶的翅膀逐渐变得轻盈,身体变得柔韧,它轻轻打开了双翅,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。当它腾空而起,整个竹海立即虚化为模糊的绿色,像亘古的时光,而蝶影是天地间最美的主角。黑色的翅膀上下翻飞,缓慢而有力,翅尖斑斓的蓝紫色,在阳光里格外耀眼。碧凤蝶目标明确,羽化后三十天艰辛的飞行,只为了与另一只碧凤蝶美好的相遇、相拥。

白手起家的朱仁斌和他的村民们艰辛的“飞行”,也是为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“美好”。美好,在鲁家村村民曾经的日常里,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词语。

“这个村庄特别让我感动。”老同学三雄到湖州任职才几个月,就跟我反复说了好几遍这样的话。禁不住好奇,2017年小雪前,我走进了正沐浴在一场冬雨里的鲁家村。

走过一些古村,写过一些乡愁,嗅觉里、记忆里总弥漫着一种陈旧的气息、伤感的情愫。而鲁家村,在冬雨里,如一个少年郎,蹦蹦跳跳地站到了我面前。它的相貌有春天般的葱茏湿润,它口气清新,举止活泼有无穷的魅力。

在色彩暗淡的冬季大地上,“田园鲁家”如一曲音色明亮的牧笛。一辆貌似童话里的红色小火车沿着四点五公里长的铁轨,载着我和慕名而来的人们穿梭在万竹农场、葡萄农场、野猪猎犬农场等十八个家庭农场之间。油绿的蔬菜、茂盛的野山茶、波斯菊、竹林、药材,以及野山羊、野猪、鸡鸭,白鹭依次在我们视线里掠过,白墙黑瓦倒映在湖面上,青色的远山倒映在建筑工地某一处清亮的积水上。一切都是崭新的,只有人是旧的,朱仁斌是旧的,他的妻儿是旧的,外地回来的乡贤们是旧的,从村里走出去的年轻人也都是旧的,而他们脸上显露的自豪却是崭新的,一目了然的。

小火车载着我们穿过低丘缓坡,穿过



“春分”“谷雨”等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一段段时空,原本一穷二白的鲁家村,居然成了一个偌大的风景区,吸引了很多游客,特别是亲子游的游客。看山水,逛竹林,认动植物,看柴火灶上的古旧年画,采农场里的菜,钓农场里的鱼,自己在老灶头上做来吃……

一个传统的农业村,被纳入国家首批十五个田园综合体项目之一,村集体资产达上亿元,而一千七百万多元的基础资金,已撬动了三十亿元的有效投入。

“这些钱,都是村民的。让我先吃口饭,等会儿要跟你们详细说说。”刚送走一批专家的朱仁斌,急急赶来陪我们已近尾声的晚餐,端起一碗已冷掉的米饭边吃边说。

“真了不起。只是您太累了。”告别时,我由衷地说。

“刚开始时,才叫累,太难了。现在好了,不算累。”我明白他说的累,是心累。

从无中生有,到风生水起,短短六年,需要的何止是心智?

四

竹海浩瀚,羽化腾飞的碧凤蝶完成繁衍的使命后,在三天后的一场大雨中死去。它短短的一生,看不到这片竹海的未来,但它的后代,后代的后代,会亲历这片竹海以及那些村庄的枯荣。

朱仁斌喜欢看美国电影,特别是西部大片。他无比羡慕片子里的田园风光:广袤的土地,无尽的草原,朴素的农舍,成群的牛羊,悠然自得的人鲁家村也能看到。当然,他觉得鲁家村还不是他心中最美好的样子,无需过多的赞美。他相信有一天它会更美,他的村民们也信。

中国大地上,每一个村庄都在经历一场“蝶变”,最终变成什么样子,那只在大雨中死去的碧凤蝶不会知道,但世世代代的碧凤蝶会知道。假如竹林是亘古的时光,蝶影是村庄的变迁,只有将它的飞翔放在历史的坐标里考量,才能看清楚,它的远方在哪里。

因为我生活的天津,我把重返平凉的感受讲给在津的平凉籍友人李杰听,他说出了这样的话:“平凉的味道,终于回归了。”意思似乎是,金果本该就是平凉的味道,而平凉的味道,只是经历了一番岁月之后,重新回到了前台。

这让我想到了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誉为“梯田王国”的庄浪,如今的梯田又变成了金果田,假如,那层层梯田是一双双凤眼,它们在看着谁?是一张张芳唇,它们在告诉你什么?也是巧了,那年平凉金果博览会借助对口帮扶的

“嗨”是什么意思,不是高音的嗨C,而是透彻,爽。他们玩得如此透彻,如此之爽。

坐在广场的石座旁,也就是树冠中,漫不经心地溜看,生怕打扰了他们。眼前的枝繁叶茂,纪念碑上的文字,缭绕碑顶的流云,流云旁边的湛蓝天空。那里没有大鸟飞过,如浪的车笛声、行驶声,却贴过黑松林、白桦林、各种的杂树林,陆续隐隐地涌过来。

看过敦煌的千手观音,拍照的或者摹画版的,画面深沉、古旧而内敛。也看过舞台演绎的,如金光层层外溢,视觉炫极而美。眼前的这个观音,她密集的、不同方向不同形态的手,在头顶上、耳畔旁、身前与身后,如鸽子般灵活翻飞,构成了生活中千手的佛、佛的千手。

就能诗性重返。他说,他获奖最多的诗作,一般都是寺院里的那些草木和蔬菜给予的。

——这是何其美妙的草木恩典!

有时候,我实在羡慕那些古人,居住的全部是木材架构的房子,戴的帽子是斗笠,披的是蓑衣,穿的是木屐或草鞋,这样,才有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潇洒,现如今,你披着满是塑料味道的雨衣,穿着不透气的胶鞋,能“任平生”吗?

我不是过激。只是想表达,人一亲近草木,就滋生了健康,就培育了高雅,就构建了和谐。

草木的恩典,也许是它们自己都不知晓的义举,但,一岁一枯荣,它们一直在照做。也多亏了草木的这份坚守,这种任性,才让我们有机会——食草,刷新自己;闻香,愉悦心智;观色,养眼醒神。

大地

那年的巴黎之夜,主人端上来的一盘苹果。轻尝,颇多回味,妙不可言,便认定此味只属于异国他乡,可主人却用法语说:“这种叫金果的苹果,来自中国平凉。”满座一时哗然。

其实位居六盘山东麓的平凉距我的老家天水并不远。三十多年前,我曾有过一次去平凉的华亭煤矿拉煤的经历,“六盘山上高峰”“关山度若飞”的迥异确是领略了的,但压根儿就没有见到一颗什么金果。目击之处,黄土裸露,庄稼惨淡,土坯茅草房稀稀疏疏,与传说中的所谓“陇上早码头”、古“丝绸之路”重镇、“西出长安第一城”大相径庭,如今突然冒出一种名扬海外的金果来,这样的脱胎换骨经历了怎样浴火重生般的华丽转身,不免让人好奇。

有一年,平凉方面委托我代邀京城文化名流造访,我给从维熙、崔道怡等文坛前辈卖了这样的关子:“一起去吧,那里有金果。”初以为,金果谓之“金”,该与陕甘宁交汇几何中心的“金三角”有关吧,或者,完全为了图个金字招牌。可是重返平凉,现实完全颠覆了我的偏见和记忆。

从平凉的崆峒、泾川、崇信、华亭、静宁、庄浪、灵台诸区县一路走来,昔日的塬峁丘壑、古道旱川早已被苍翠的绿色轻揽重抱,一望无垠的青波绿浪时而像飞瀑直挂梁峁,时而像大江奔流谷峪,时而又像湖泊蓄满平川。近前看时,红色的苹果垂垂累累,闪亮如釉,浓郁的果香在初秋的风中久弥不散。这是一种完全久违的味道,这种味道与记忆中的平凉无关,却与现场的平凉有关。它似乎在用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,以金丝般的坚韧和晶亮把记忆和现实缜密地缝接起来了。

平凉人说:“金果的味道,就是崆峒山的味道,云崖寺的味道。”这一山一寺,皆驰名中外的平凉名胜,平凉人显然是为了证明人文历史和时代之间那种一脉相承的联系,就像一棵树,树上纵有果子万千,而根,永远唯一。

后来的几天,大家前往中国针灸学鼻祖皇甫谧、“嘉靖八才子”之一的赵时春故地采风。平凉人再叹:“老先人们如果能尝到金果的味道,就好了。”

“也许,先人们每天都在品尝这种味道哩。”我这样回应。

回到我生活的天津,我把重返平凉的感受讲给在津的平凉籍友人李杰听,他说出了这样的话:“平凉的味道,终于回归了。”意思似乎是,金果本该就是平凉的味道,而平凉的味道,只是经历了一番岁月之后,重新回到了前台。

这让我想到了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誉为“梯田王国”的庄浪,如今的梯田又变成了金果田,假如,那层层梯田是一双双凤眼,它们在看着谁?是一张张芳唇,它们在告诉你什么?也是巧了,那年平凉金果博览会借助对口帮扶的

动起来,就现在



生活中难免碰到一些不大不小、让人哭笑不得的麻烦。譬如,马桶盖松动了,左摇右晃摇摇欲坠,叫水电工未免小题大做,网上

也查不到如此偏门的动手“攻略”,只好暂且搁置一旁。一段时日后终于危如累卵,只得硬着头皮取了手电改锥扳手,在洗手间里捣鼓起来。没想到稍一研究,只是隐蔽处两颗螺丝的问题,拧紧之后便完好如初。再回过头看,不由感慨早知如此就该一早动手,还能少受一阵令强迫症抓狂的视觉折磨。

掐指一算,类似的情况还不算少:某处隐蔽的电源插头松动了,凑合了一阵,终于下定决心撤开书柜书桌,个钟头也就弄完了;某物件掉落到床下角落里,将就了几天,终于一气之下掀被挪床,倒也没费太多工夫就搞定了。许多想一想就觉得头大的麻烦事,只要马上动手去做,往往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可怕。

这就是我们常说的“路在脚下”:并不是人走在路上,而是走过的地方成了路。如果不迈开脚,路是永远没有的;如果不是现

金果的味道

秦岭



平话移师津门,筹委会负责人王奋彦告诉我,金果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从弱到强,已成为全甘肃最大的优质苹果生产和出口创汇基地。有几个名头,似乎在证明这种意义,譬如,金果不仅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授予“中华名果”,还获得全国第一个苹果类证明商标。金果的味道,由此悄然提升,浓郁的果香在初秋的风中久弥不散。这是一种完全久违的味道,这种味道与记忆中的平凉无关,却与现场的平凉有关。它似乎在用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,以金丝般的坚韧和晶亮把记忆和现实缜密地缝接起来了。

平凉人说:“金果的味道,就是崆峒山的味道,云崖寺的味道。”这一山一寺,皆驰名中外的平凉名胜,平凉人显然是为了证明人文历史和时代之间那种一脉相承的联系,就像一棵树,树上纵有果子万千,而根,永远唯一。

后来的几天,大家前往中国针灸学鼻祖皇甫谧、“嘉靖八才子”之一的赵时春故地采风。平凉人再叹:“老先人们如果能尝到金果的味道,就好了。”

“也许,先人们每天都在品尝这种味道哩。”我这样回应。

回到我生活的天津,我把重返平凉的感受讲给在津的平凉籍友人李杰听,他说出了这样的话:“平凉的味道,终于回归了。”意思似乎是,金果本该就是平凉的味道,而平凉的味道,只是经历了一番岁月之后,重新回到了前台。

这让我想到了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誉为“梯田王国”的庄浪,如今的梯田又变成了金果田,假如,那层层梯田是一双双凤眼,它们在看着谁?是一张张芳唇,它们在告诉你什么?也是巧了,那年平凉金果博览会借助对口帮扶的

“嗨”是什么意思,不是高音的嗨C,而是透彻,爽。他们玩得如此透彻,如此之爽。

坐在广场的石座旁,也就是树冠中,漫不经心地溜看,生怕打扰了他们。眼前的枝繁叶茂,纪念碑上的文字,缭绕碑顶的流云,流云旁边的湛蓝天空。那里没有大鸟飞过,如浪的车笛声、行驶声,却贴过黑松林、白桦林、各种的杂树林,陆续隐隐地涌过来。

看过敦煌的千手观音,拍照的或者摹画版的,画面深沉、古旧而内敛。也看过舞台演绎的,如金光层层外溢,视觉炫极而美。眼前的这个观音,她密集的、不同方向不同形态的手,在头顶上、耳畔旁、身前与身后,如鸽子般灵活翻飞,构成了生活中千手的佛、佛的千手。

就能诗性重返。他说,他获奖最多的诗作,一般都是寺院里的那些草木和蔬菜给予的。

——这是何其美妙的草木恩典!
有时候,我实在羡慕那些古人,居住的全部是木材架构的房子,戴的帽子是斗笠,披的是蓑衣,穿的是木屐或草鞋,这样,才有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潇洒,现如今,你披着满是塑料味道的雨衣,穿着不透气的胶鞋,能“任平生”吗?
我不是过激。只是想表达,人一亲近草木,就滋生了健康,就培育了高雅,就构建了和谐。

草木的恩典,也许是它们自己都不知晓的义举,但,一岁一枯荣,它们一直在照做。也多亏了草木的这份坚守,这种任性,才让我们有机会——食草,刷新自己;闻香,愉悦心智;观色,养眼醒神。

大地